**中西方“双向运动”之对比**

徐浩博 2020010108 软件02

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出市场的扩张会引发保护人、社会、自然的反向运动，以组织市场扩张的破坏，因此“双向运动”可以概括为市场和抑制市场负外部性政策之间的双向发展。市场扩张的负外部性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对于人民拥有不平等资源之上，与之相对，抑制政策则表现为收入的再分配与福利政策的推行。

从历史轨迹角度，欧美国家经历古典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和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几个阶段；在古典自由主义时期，政府几乎不干预市场发展，但由此引发社会矛盾；之后政府颁布监管资本市场发展和民众福利政策，可视为对市场的一次否定；而七十年代，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盛行，则又是对市场扩张的一次维护。而中国发展道路则恰好相反，“计划经济”否定市场；而改革开放以后过渡到的市场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则是对市场经济的试探；但暴露的诸多如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又使得二十一世纪以来诸多如抑制脱实向虚等限制政策得以推行。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道路均经历市场与反市场两股力反复对抗的过程，似乎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然而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双向运动”有其特殊性；下面我将就国家福利产生的动力机制和社会影响分别阐述。

从动力机制角度，西方国家福利制度是维护市场的一种措施。西方第一次对市场的否定来源于十九世纪初的经济危机爆发，以拉动需求应对过剩性系统危机的解决方案是福利政策推行的根源。因此，西方国家政府干预实际上是对于市场的一种维护。之后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也并不全盘否定政府干预，也正基于此。但在中国，我们强调的是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在改革开放推行时，黑猫白猫论中的“好猫”也即共同富裕，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社会结构转型，目的也都是让老百姓普遍过得更好。因此，虽然中西方双向运动路径有一定相似之处，但他们的动力机制却恰好相反。

从社会价值观形成角度，西方国家高福利必然催生出高工资，这一方面催生结构性失业问题，另一方面使得消费主义盛行，引起全社会价值的迷失；而中国再分配制度的完善基于使每个社会成员得到全面发展的价值观，意图引导自我实现的社会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二者也存在不同。